



关汉卿著 京剧改编 太

智斬呂后

馬少波 范鈞宏 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4號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70·132 字数31,000 开本787×1092印1/32 印张 1 3/4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定價 (7) 0·20元

26.31

編輯說明

我国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是1958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为了普遍介绍这位伟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家，决定出版根据他的原作来改编的剧本。

关汉卿一生辛勤的创作，和不断舞台实践，写下了60多个剧本。因为他面向当时的下层社会生活，了解劳动人民遭受迫害的情况，所以这些剧本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的面貌。他的代表作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而且一致歌颂了人民大众向黑暗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表现出我国人民的坚强的斗争意志。

现代的许多地方戏剧，如京剧、川剧、湘剧、梆子……都有根据关汉卿原作而改编演出的传统剧本，象《窦娥冤》（即《六月雪》、《羊肚汤》、《金锁记》）、《单刀会》这两本杰作，从元代以来一直盛行到现在，很多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为大众所热爱；《望江亭》、《五侯宴》、《智斩鲁齐郎》、《绯衣梦》、《谢天香》、《赵盼儿》等剧都是新近的改编本。

北京宝文堂书店编辑部

前　　記

《智斬魯齋郎》是我国的偉大古典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之一。这个戏，描写一个恶坝权豪——魯齋郎，倚仗皇帝寵倖，无所不为，几乎造成两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但最后这个自以为可以横行一世的权豪，終被包拯使用“偷天換日”的手段，瞞过皇帝，处以极刑。很显然，这是关汉卿假托宋代故事，反映了他自己所生活着的那个苦难和黑暗时代人民的痛苦和呼声，向当时的异族統治者提出了强烈的抗議。

中国京剧院为了紀念关汉卿戏剧創作七百年，在本年四月間改編、并演出了这个节目。改編本增添了包拯的几場戏，丰富了原作的故事情节和主題思想。

改編者

人 物

魯齋郎(小生)	張 千	李 二	李 妻
張 珪	李 氏	麟) 儿	車 夫
三家丁	轎 夫	四衙役	四校尉
張 龍	趙 虎	王 朝	馬 汉
包 兴	包 扃	四太監	隨 从
太太監	宋 王		

第 一 場

魯齋郎上。

魯齋郎 哈哈哈!(大罐“撲灯蛾”)

花花太岁誰不知，誰不知！

出入宮廷勢難敵。

官小——不願作，

馬瘦——不願騎。

摘花折柳隨心意，

追魂摄魄胆不虛。

喪門神中俺为首，

浪子班头属第一，

这浪子班头属第一！

張千上。

張 千 (念“水底魚”干牌子)

打探明白，
急急忙忙轉回來，
先報喜信，
再把計安排，
再把計安排。

魯齋郎 張千你回來了。

張 千 回來啦。

魯齋郎 可曾打探明白？

張 千 打聽明白啦，那個小娘兒是這徐州有名的銀匠
李二的老婆。

魯齋郎 哦，銀匠的妻子？

張 千 是，手藝人的媳婦。

魯齋郎 今早馬走如飛，不曾看得清楚。

張 千 剛才暗中偷窺，真是絕色佳人。

魯齋郎 凤流？

張 千 凤流。

魯齋郎 俊俏？

張 千 俊俏。

魯齋郎 嘿！偏偏他有，我倒无有。

張 千 大人打算有一有，這塊肥肉准到口。

魯齋郎 有何妙計？

張千 您瞧見沒有？（从怀中取出銀壺）就以修理銀壺為名，去到李二家中，只要他老婆一露面，您就取出銀子当作彩礼，抱上馬去，回轉汴梁，一不搶、二不奪，这是花錢买的。您看怎么样？

魯齋郎 此計甚好，帶馬伺候！

張千 是。（帶馬。）

魯齋郎上馬、趙馬、亮相，張千引路，同下。

第二場

李二上。

李二 （念）买卖虽小，手艺灵巧，
和和气气，人緣挺好。

張千引魯齋郎上，魯下馬，張千引魯入門，魯昂然坐下。

張千 你是李二嗎？

李二 是。

張千 快来快来，貴客临門啦。

李二 哪位大人？

張千 汴梁有名的魯齋郎魯大人，快磕头，快磕头！

李二 哟，与大人叩头。

魯齋郎 罢了，起来！

張千 （取壺）李二，这儿有把銀壺漏了，你把它修理修理。

李二 (接壺)好，好。(向內)娘子！

李妻 (內)二郎！

魯齋郎、張千聞聲張望。

李二 我給魯大人修理銀壺，你把应用的家具收拾好了！

李妻 (內)是啦。

李二 (向張千)就請大人在此等候，我到里面修理。
(下。)

張千 大人，聽見沒有？

魯齋郎 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張千 一見其人，准得走魂。

魯齋郎 少時將那小娘兒叫了出來，看我眼色行事。

張千 大人放心，這也不是一回兩回啦。

李二持壺上。

李二 管家，銀壺修理好了。

張千 (轉递魯)大人請看。

魯齋郎 嗯，果然整理如新，少時自有重賞。

李二 多謝大人。

魯齋郎 李二，我來問你，方才你與哪個講話？

李二 是我的老婆。

魯齋郎 怎不叫她前來，見我一見？

李二 这……

張千 大人賞臉，你可別不知時務，快來見見，快來見見！

李二 是。——娘子快来！

李妻 (内)来啦！(上念)

全凭手艺吃饭，还须勤俭持家。——二郎，什么事啊？

李二 刚才修理银壶的那位大人，叫你去见上一见。

李妻 这……

李二 唉，咱们是买卖人，可不能惹事。去吧，去吧。

李妻 (无奈，向前)与大人磕头。

鲁斋郎 (侧身暗觑)罢了。

李妻起身。

鲁斋郎 来，取过纹银二十两，赏与李二。

李二 大人，修理一把银壶，用不了这些银子。

张千 怎么，你怕钱多了咬人哪！给你你就收下，收下，收下！(把银子塞到李二手中)大人，他收下了。

鲁斋郎 好啊！(脱去外衣，甩与张千，念)

收下彩礼二十两。

美人……

李妻 (大惊)啊！

鲁斋郎 (接念)随我回汴梁！

走！

张千急带马，鲁斋郎拥李妻上马，李妻挣扎，鲁将李妻抱起，亮相。

鲁斋郎 哈哈哈……(催马反下)

张千一直在阻拦李二，见鲁斋郎已去，用力将李二推

倒。

張千 紿臉不要臉！（急反下。）

李二 （眼望魯齋郎、張千去处，大喊）娘子！娘子……（跪蹉步，爬起，追下）

第三場

李妻 （內唱西皮倒板）

飛來橫禍遭慘變！

魯齋郎一手執馬鞭，一手拥定李妻，催馬反上，李妻馬上掙扎，魯用力按住同行。

李妻 （接唱“望家乡”快板）

羊入虎口掙命難，

一路之上高聲喊，

鄉親們！——

李妻掙扎，揚手求救，魯齋郎制止。

李妻 （接唱）快快把馬拦！

不顧生死爭脫險——（扫头，左冲右突，終未掙脫出來。）

魯齋郎 （獰獰而又得意地）哈哈哈！（亮相，加鞭，“急急风”，同反下。）

“急急风”，張千反上，循着魯齋郎去处，追下。

第四場

“急急风”，李二反上，圓場。

李 二 （念“撲燈蛾”）

一路追赶到汴梁，到汴梁，
何处去找魯齋郎，魯齋郎！
尋個衙門告一狀——

哎呀！

一陣昏迷心內慌，
一陣昏迷心內慌！（倒地。）

張珪上。

張 珪 （唱西皮散板）

祥符县內掌文卷，
身在公門心不偏，
公事完畢回家轉——

啊？

見一汉子倒路边。

（扶李二坐地）那一汉子醒來……

李 二 （甦醒，呻吟）哎喲……

張 珪 看你双手冰冷，面色蒼白，莫非身得急病不成？

李 二 哎喲！我心疼喫！

張 珪 哦，心疼……無妨事，我家娘子，深通醫理，

待我搀扶于你，到我家中医治去吧。

李二 那赶情好啦，可是我身上沒有錢哪！

张珪 嘿，人在患难之中，哪有袖手旁观之理，你不要多虑了。

李二 我謝謝您啦！

张珪 (搀起李二，半圓場，唱西皮搖板)

急难之中行方便，

扶危济困理当然，

你我一同回家轉——

治病救人有灵丹。

娘子开门来！

李氏 (内)来了！(上，唱搖板)

小巷门前多寂靜，

課罢妓儿迎官人。(开门。)

张珪 娘子，此人得了心疼病，快快与他医治。(随說隨进门，二人扶李二坐定。)

李氏 待我看來——哎呀，此乃急心疼之症，亏得官人将他搀回家来，如若不然，只怕性命难保！

李二 哎哟！您快救命啵！

张珪 你不要害怕，我家娘子有家傳秘方，功效如神。
——娘子，快些取药来。

李氏 待我取来。(虚下，取药上，唱搖板)

虽然病勢來得緊，

家傳秘藥可回春。

李二服藥，少頃。

李 氏 啊，客官，此時可好些無有？

李 二 嘿，這一会儿不疼啦。若不是這一付靈丹妙藥，

我這個異鄉人險些做了孤魂怨鬼。來，我給您二位磕一個吧。

張 珍
李 氏 (急攔)這就沒敢……

同坐下。

張 珍 客官，方才言道異鄉人，莫非你是徐州人氏么？

李 二 您怎麼知道？

張 珍 我家娘子是徐州人氏，故而一听便聽出來了。

李 二 (向李氏)怎麼，您也是徐州人？

李 氏 正是徐州人氏。

李 二 同鄉？

李 氏 同鄉。

李 二 哎呀，想不到我李二他鄉遇故知，這可有了照應啦！

李 氏 怎麼，鄉親你也姓李么？

李 二 這麼說，您也姓李。

張 珍 我家娘子，正是姓李呀！

李 二 如此說來，不但同鄉，

李 氏 而且同姓。

李 二 這可真是巧得很——你看淨顧了攀同鄉啦，怎麼連恩公姓甚麼都沒問哪。

張 珪 在下姓張名珪，就在这开封府祥符县中当了一名孔目。

李 二 原來張恩兄，失敬了！

李 氏 啊，乡亲，方才与你診过脈來，此病乃风尘劳頓、急气夹攻所致，你看我斷得可是么？

李 二 斷得对，斷得对，就跟亲眼看見一样。我这个病正是急气所得。

李 氏 有何为难之事，忧急至此？何不说将出来，我夫妻与你分解分解，以免旧病复发。

李 二 唉，真是一言难尽，我李二是个銀匠，夫妻二人指着手艺过日子，倒也和和美美的。誰知前两天，来了个恶坝，把我妻子搶走啦……(气憤填膺，不覺站起。)

張 珪 (急扶李二坐下)不要生气，慢慢講來。

李 二 唉，是我一路追趕，來到汴梁，要去告那恶坝一状。不想疲劳过度，急气交攻，一陣心疼，就跌倒街头。要不是你們夫妻搭救，只怕我这个冤仇今生今世也报不了啦。來來來，您二位还是讓我磕个头吧！(唱搖板)

萍水相逢救我命，

生生世世感大恩。(施礼。)

李 氏 呀！(唱流水)

听罢言来暗思忖，

何方恶坝敢横行。

莫怪他倒卧街头得急病，

夺妻仇，恨难伸，险些做了那怨鬼孤魂。

慢说还有乡亲分，

陌路人闻听也不平。

回头再与官人论——(哑笛)

官人，这里来。

张珪 (离位)娘子，何事？

李氏 官人，你看他夫妻拆散，甚是可怜。有道是：救人须到底，治病要除根。他既前来伸冤，你何不与他写上一張状纸，也好前去告状。

李二站起偷听，暗中钦佩。

张珪 越衙告状，非同小可，我若写下状子，若被太爷知晓，道我包揽词讼，那还了得！

李氏 看在乡亲分上，你就写上一張吧。

张珪 写不得。

李氏 他姓李，为妻也姓李，五百年前是一家，看在同宗的份上，你就与他写上一張吧！

张珪 噗，你与他虽然同姓同乡，只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如何写得呀？

李氏 哦，不沾亲，不带故，就写不得？

张珪 写不得。

李氏 倘若沾亲带故呢？

张珪 这……

李二 (急搭話)哎呀恩公啊！若不嫌弃，我願与恩嫂
結为姐弟。(不容分說)姐夫、姐姐請上，受我一拜。

張珪 (措手不及，只得还礼)起来，起来！

李氏 官人哪！(接唱)

还望你念在这姐弟情！

張珪 (向李二)賢弟啊！(唱搖板)

非是愚兄多謹慎，

成詞涉訟事非輕。

問賢弟那惡頃名和姓？

李二 姐夫啊！(接唱)

就是那魯齋郎——

張珪 (呆住)啊。

李二 (接唱)万恶的人！

張珪 哎呀！(唱流水)

听罢言来心惊怕，(向李妻)

偏偏狀告就是他。

魯齋郎，勢力大，

时常出入帝王家。

目中何曾有王法，

官府也任他来欺压。(轉向李二)

縱然你胆量比天大，

怎能虎口去扳牙！

劝賢弟把夺妻仇——

李二 怎么样？

張 珍 (接唱) 你……

李 二 姐夫，您倒是說呀！

張 珍 唉！(接唱)

你就忍了罢——

李 二 啊！姐夫，你叫我忍下去？这我可不能忍！我非告他不可！

張 珍 寻常官府，怎敢准狀？

李 二 我，我到包大人那儿告他去！

張 珍 唉，包大人五南巡查去了……唉，雖然包大人現在开封，只怕也无可奈何！

李 二 我，我，去告御状！

張 珍 怎么，你要告御状？哼哼，他乃已故魯妃之弟，甚得恩寵，万岁时常宣他进宫，不是盘弓打彈，就是飲酒下棋，你，你还告到哪里去！

李 二 这，这可怎么办哪。

張 珍 唉！(接唱散板)

除非他恶貫滿盈遭天杀！

李 二 这么一說，我这个仇，报不成啦。哎哟！(心疼复发，身搖欲倒。)

張珍、李氏急搀扶。

張 珍 不要着急，就在我家暫住一时……

李 氏 待等病体痊愈，慢慢設法，迟早也有报仇之日。后面歇息来吧！

同下。